

## 致卓玛

□陈田

在双眸之上  
无垠的苍蓝  
是天地间至柔至美的光  
与山川星河相互交融  
温暖众生的菩提

你俯身  
把耳朵贴向泥土  
听见大地在诵经中轻颤

敬大地的厚德  
惜众生的灵性

不喧嚣，不张扬  
如清泉静静流淌  
却映照着女性的大美  
以慈悲与智慧的芬芳

以温柔的力量护佑世间  
在静默中  
成就至高无上的境界

众生走过  
你递给他们一面湖水  
照见自己本来的面目

你是一泉静水  
把大美藏在波纹的背面——  
无声  
却让整个宇宙  
悄悄回过头来

## 半天“买票假”

□陈涛

临近腊月，同事老潘每天一闲下来，就会盯着手机，登录12306网站，当页面弹出“抢票成功”的字样，他兴奋得像个孩子，情不自禁地大声哼唱：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……”

老潘归心似箭，让我想起十几年前，自己买火车票的那段往事。

那年我十九岁，初出校门，进了温州城南一家模具厂。父母远在湖北，半年通一次电话，用的是厂门口小卖部的公用座机。回一趟家，得搭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。

随着年终假期将至，买火车票成了工友们的热门话题。那时没高铁，也没网银，想要一张归家的火车票，只能去火车站售票处。春运期间，一票难求。为了能够顺利回家，我特地请了半天假，挤上公共汽车，从工业园所在的小镇，一路颠簸着，来到火车站。

人山人海的场面让我望而生畏，但想着可以回家，我还是硬着头皮，穿越人潮，无比艰难地抵达售票厅。这里人更多，五个售票窗口，队伍全都排到了大厅外面，像五条河流。我把自己楔进第五条河流，河水源源不断，看不到闸口。每过几分钟，队伍才往前移动那么一小步。我不由得有些焦急，进展如此缓慢，何时才能轮

到我？无奈之下，我只能抓紧时间摸到外面的公用电话给工头打电话，再请半天假。电话另一端，传来工头的咋呼声：“就你事儿多！不知道年尾赶进度吗？”

挂断电话，我左右为难。工头脾气火爆，平时没少吼我，做事很有原则性，如果他要较真，我不但一天白干，还得被罚款。不过，回家的强烈念头，还是让我狠心决定旷工，继续排队等候买票。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，双脚渐渐像灌了铅。即便售票员敲窗高喊“今日到武汉已无票”，队伍依旧原地不动。旁边一位素不相识的阿姨朝我递来一张小马扎，说：“小伙子，累了吧，给你坐。”我这才留意到，很多人都随身携带小马扎。我摆手：“不不！阿姨您自己坐！”阿姨摆手，扭下了腰，“出门在外，都不容易。再说我坐太久，想起来活动一下。”我不再推辞。得知阿姨是湖北老乡，心底不由得涌起一股暖意。时间在我们的闲聊中流逝，不知不觉，眼皮打架，打起瞌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阿姨的喊声叫醒，原来我已经临近售票窗口。从售票员手中顺利买到火车票，尽管是十几个小时的站票，但我还是无比庆幸。我把这张站票小心翼翼夹进钱包，冰冷的皮

革里多了一层温度。

回到工地，天已擦黑。往临时宿舍走去，我做好了挨工头一顿臭骂的心理准备。“票买好了？”这时，身后传来工头的声音。我忐忑点头：“嗯。”工头扬了扬手中一瓶牛栏山二锅头，笑说：“快过年了，一起喝一个。”屋内其他几个工友都在，这顿饭大家吃得很开心，工头似乎忘记了我旷工的事情。

晚上，我躺在床板上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这不像工头的脾气啊。终于忍不住把这件事跟工友刚子说了。刚子听后哈哈一笑，说：“工头今下午不知道抽什么风，大发善心，给我们放了半天‘买票假’。”我一时愕然。翻身下床，月光从窗缝漏进来，正照在我那张站票上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，绿皮火车换成了高铁，纸质票有了电子版，那条排队的长龙，换了个方式：在“网络售票厅”里候补抢票。同事老潘指尖在屏幕上轻轻一点，就能快速买到回家的座位。而当年那张站票，依旧躺在我的书柜里，因为我知道，上面曾经也站过一个笨拙但温暖的人。月亮照在“限乘当日当次车”的红字上，如今移到手机屏幕里，成了一枚会发光的小二维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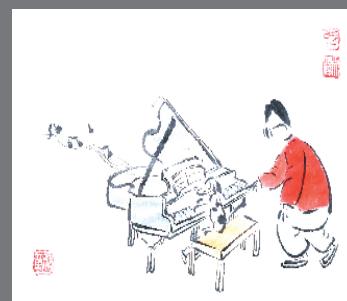
## 拿手菜

一条肉排骨  
两段肥白藕  
文火炖浓汤  
客来加米酒



## 念老友

小雪聚寒气  
田荒野匱粮  
心思檐下雀  
温饱可如常



## 家自乐

倾慕钢琴师  
激情做乐手  
音高五不全  
只在家中吼



## 备茶炊

雪过二三场  
寒生增九重  
砍柴东壁下  
暮色煮茶浓



## 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

本版邮箱

zhoumowenyan@126.com